

艮齋文稿卷之十六

良齋遺稿卷之十六

池南草廬集序

上年中島黃山寄示其集索序余諾焉而未起藁今
春申前請甚懇黃山余鄉人也雖以商販為業而天
性嗜讀書尤氣韻敏長于韻語出入眉山劍南之間
其所居皆市人目眯緇塵心疲計算競刀錐爭餘贏
唯利是求而黃山乃藻績花月嘲謔景光引脰鉅肝
苦吟嗚嗚作寒蛩哀鶻之聲是以詩益工而家道竟
不振群相詆笑以為迂洵可概也蘇老泉有曰千金
之子可以貧人可以富人而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



得也今夫豪商大賈致素封之富積金在斗列鼎而食者不可更僕數而求其片言隻句幾乎風雅之道者百無一二焉獨黃山不為塵俗所浣醺然如雲中白鷗家益窶而詩益工駢珠編玉奪目驚魄奚囊充溢穰々乎其不可測而得溫柔敦厚之旨者不鮮矣蓋其所樂有超出于區區貧富窮達之外者孰得孰失孰贏孰輸具眼者必有以辨之近世市井間嗜學博古声名輝然動世者浪華有兼葭堂江府有猗谷益齋皆致家道中落黃山其流亞雖無傾蓋之雅余將揄揚之况梓鄉人而又係吾門籍者烏得不題其

集而侈張之雖然此言也司馬龍門所謂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道也黃山且秘諸帳中不爾余亦將為鄉人所笑

鹿野原碑

武藏國秩父郡崇峰怪嶺奔流飛瀑極天下之奇勝而武甲山尤雄峻傑立為一國之名鎮相傳日本武尊嘗經小鹿野原登武甲山藏寘武器洵為靈蹟本郡名倉村森為羨恐其久而泯滅也故欲建碑於小鹿野原以勤其事調余文恭惟武尊景行帝之皇子也提寶劍率精兵征伐東夷龜定叛

亂救斯民於塗炭功侔天地為民者當修孝悌勤稼
穡追懷功德而弗諼也則神威靈爽磅礴乎宇宙者
亦將降斯民無疆之景福矣故余謹為之文勒諸貞
珉俾亘百世而無諼焉

巢雲淺見翁墓碣銘

巢雲翁既沒三年嗣子正始寄本城斐所作行述乞
余銘其墓因擷其要而叙之曰翁生而英穎七歲作
擘窠字父奇之授以書法及長慨然自奮曰現今文
人蔚興皆以秦漢自期唯書法不振吾將摩鐘王之
壘也乃取古法帖沈涵精習窮晝夜不措會備前武

元景文至景文書唱魏晉翁從受其訣而筆法未釋
然後遊長崎親睹清客寫字憬然超悟參之道凡空
海筆意皆吻合於是自信益篤自勵益至遂有所得
焉然後縱橫揮灑變化百出心手相應試之二王諸
帖莫不如意乃喟曰吾獲千古不傳之秘矣翁楷行
皆適美草書尤瓌琦特絕有渴驥怒猊之勢觀者擊
節歎賞故雖身塊處一方而聲華隆隆震中州矣翁
容貌魁梧性沈靜無疾言遽色孝于父母太孺人年
八十猶健每侍版輿遊宴極其歡心家事諉內人刻
竟文史嘗構亭數椽鑿池植燕子花日偃仰其中讀

書臨帖悠閑自得不知身在官途也遇良辰美景輒邀文人韻士緇衲之徒置酒談笑賓朋酣嬉歌呼取快翁雖累數十觥不亂鼓琴一再行有晉宋間風韻其為人如此其書安得不精妙耶翁諱正敏字子慎淺見氏稱又兵衛巢雲其號六世祖諱無入以善書仕德^山侯高祖諱正信始遷德山父諱正辰母松田氏翁才略絕人自經學詞藻劍法砲術以至茶儀音律之末莫不博綜然其畢生精力所注者翰墨云仕途五十年餘補學館句讀師攝劍法師事除訓導兼侍讀遷判司轉目自皆忠藎稱職屢受賞賚安政戊

午二月廿九日考終于家享年七十有四室興元寺先兆配櫻井氏有一男四女男即正祐長女疾不醺次適玉井相英次傳某公子次適本城斐所著有巢雲遺稿書法纂論德山系譜藏于家銘曰

藝之典道非二門譬如清流出深源局乎藝而道不純鬼陰鴟蹲何足論道藝渾融妙入神矯矯龍蟠又鳳騫偉哉巢雲乃其人謂吾不信觀貞珉

故越中守柙原君墓碑銘

君諱照成姓源氏柙原小字德太郎本生父松平親長母側室若山氏寬政十年正月廿三日生于十日

堀之柙原照鄉養為子配以其女文化十四年七月
始謁幕府文政十年十二月照鄉告老君襲職
叙爵稱大內記翌年五月改稱越中守安政五年九
月廿九日病卒享年六十有一葬駿州久能照父寺
法謚曰德照院先是君養丹羽祥德之子照芳為嗣
及其卒也照方襲職君性謹厚盡心職事不少懈家
政亦嚴整而遇臣僕有恩平生追念祖宗事蹟竭力
搜索不遺豕跡賴以精詳而子孫墳墓所在不明者
亦搜索而彰著之久能山岡宮警衛之備祖宗
累世所慎守而君尤致精誠二十年未屢鉅大畧於

都下運之以嚴防汛共費不少而成之以漸故頗能
達其志安政元年幕府聞而嘉慶之命閤老賜
書褒揚之君好筆札揮灑道逸有暇則觀法書名畫
以自娛常聚慶元以來名儒真蹟而摹勒之釐為三
冊名曰儒林墨寶以傳于不朽天性又喜歌詩興到
即吟詠寄情其所交者皆一時名流時往來以相款
凡藝業不苟為為必終其身而不衰也配柙原氏生
一男一女先卒男大女即照方室後娶酒井氏有二
男一丁長保固為服部保右義子次順三郎大丁未
筭銘曰

揮毫如雲文苑播芬請兵鐫傲武亦超群事上克忠
撫下克仁士林之英可勒貞珉

貞淑夫人碑陰記

夫人諱桂持商頭半田正良君之長女側室槐田氏
之出而大學頭文毅林公之配也公初聚族氏生一
男一女先卒男即鸞溪君女大尋娶聚夫人為繼室時
公為秘書監告快烈公郊中家頗窳有伯叔二母又
有元配二子而夫人理內政儉以勤事二姑恭以順
得其歡心撫二子鞠愛懇摯如已出家庭輯睦雍
如也性敏慧強記公每取文書典籍之類應聲即檢

索以進不少遲緩或使代婢媪之事恂恂敬謹竭力
奉承無倦色後公班進俸厚家道寔饒非復疇曩之
比巾幗恒情易流於奢麗而夫人天資端淑貞靜儉
素自身無纖毫驕逸態及公入繼宗家則官益貴祿
益豐而居之澹然綦縟自如也內外宗嫺皆稱之平
居無他嗜好唯愛花卉蟲魚針線之暇玩賞自娛耳
昕夕事公給使令必敬必戒能愜其意三十年如一
日也遇諸子恩誼尤篤而易之以文學甚至鸞溪君
季齊君經明行脩克紹堂構之任而其他子女皆成
立或公盛德所薰陶而夫人勸助之功多焉快烈公

道德文章一代偉人其在世也見夫人行吏屢歎及
以為其相德其賢可知矣夫人生以享和三年十一
月二日卒以安政二年十一月二日年僅五十有二
葬牛籠光瑩之兆有五男四女長芳賀次郎君大次
郎季裔君次果藏君次昌之進君次昱之助大長女
適池田政義次適近藤用和次適津田某即夫人本
族也

佐藤孺人墓表

佐藤長持孺人行述并且請於余曰母氏下世已十
六年矣而墓上之碣未建焉每興念及此未嘗不盡

心竇訝也今將樹石願先生為之文其言甚哀甚雖
業匠而恂儒雅善文章孺人之賢尤可為閨梱之
楷範其胡可辭孺人會津佐藤重義第四女也重義
養遠藤重俊為嗣配以孺人家貧以織帟為業重俊
頗有志於學而不果每慨然謂孺人曰幸而有子當
使力學亢吾宗孺人然之及其妊長也終日勤產業
夜參半捉筆習字讀女訓起居進退一循礼法益劬
古人胎教云長既生稍有知識父語之以忠臣孝子
事其言卑近易曉長頗領會又喜讀書父大喜曰今
世有益于人莫如臣且使兒學焉不幸父病歿長年

甫十三孺人然之祖父母議使長等往於羽入氏未幾

祖父母相繼徇逝孺人筑然無所托家益窶又多病

而守節堅確織帛紡績以鞠長之情於業或有過差

則歎歔流涕而錫誨之不少寬假天保中長將受業

於蓮庭多喜氏謀諸孺人々々躍然喜曰汝能從良

師成業虫踴數百里之遠不厭也乃悉鬻家具倍長

來江尸寓會津藩邸孺人勤女工長日往學于叩門

業長進藩侯嘉之賜俸二口翌年孺人疾篤長侍與

婦會津是年某月某日遂不起年僅四十六卒福證

寺先塋之側有二男一女長七太郎次長五郎次

孺人性儉素寡言笑孺居守節育孤兒於悲瘁窮蹇

之中俾至成立可不謂賢哉後數年藩侯賞長精刀

圭叔行牛痘之法賜俸十苞未幾幕庭命拔書於

醫學館尋又為醫學助講雖長泮勵所致亦孺人訓

誨之功多焉昔歐陽永叔幼而孤家貧母鄭氏親教

之以荻畫灰習字朱丹溪母戚氏弼釵釧為學資後

永丹溪皆榮顯其母享供奉之樂獨孺人茹苦育孤

而不及享其孝養此長所以哀惻思慕而請文於余

也雖然長能守先父母之訓立門楣於大都孺人可

以含笑於泉下矣

螢雪堂記

越後魚沼郡有邑曰大木六里係會津管下之域峯巒峭峙林壑窅邃行旅之迹罕交閑玄武累世居此已二百餘年先考諱某嘗建書舍於宅之南偏曰螢雪堂以為子弟講學之所延參州處士平松達齋為師達齋即號士金次之商歷遊抵越後僑寓十餘年玄武從受咕嗶而尚幼好嬉戲不能刻勵既而先考下世達齋亦辭去書舍遂廢為蔬圃玄武寢壯深自悔悟夙夜鑽研不輟閭里子弟皆從學焉而縣令諸子亦來受業因繼先人之志徵材鳩工再建書舍索余謂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皆有仁義忠孝之心然無教學以導之則為物欲所錮遂陷放僻邪侈之域而不自知焉故先王治民必以教學為先使之精究倫理脩孝悌忠信之行而不失其良心是以風俗醇而人材蕃矣今玄武以儻然一韋布而顧能建書舍教導一鄉子弟豈不幾乎先王教養之意哉吾聞會津神公好學講明聖賢之道德邵業廣一藩翕然嚮化天下稱為賢侯其流風餘烈至于今不衰蔚然為文獻之邦第大木之邑距治城甚遠里中子弟無所於學玄武乃能建書舍而教育之匪特繼先人之志抑亦敷

賢侯之風化於僻落也夫大木之邑在山谷間民俗
簡樸無浮華輕儇之習而今又薰之以詩書禮義之
教其相率以趨於善也如水之就下沛乎其不可禦
庸詎知將來俊偉魁壘非常之士不出其中乎哉故
余樂記而傳之若命堂之義人所共知茲不復贅焉
故大學頭林文毅公墓碑銘

惟林氏自文敏公已來奕世為天下儒宗至快烈公
恢廓學制聖廟之偉麗黌館之壯宏非舊觀可比翼
贊鴻猷接對韓使勲業照映一世由是爵隆秩崇稱
林氏中興公其第四子也母側室前原氏少時曾支
族無嗣快烈公雖多子獨拔公使承其嗣後三十年
宗家嗣絕大府命公繼家總理文教參預機務兼掌
朝鮮西番之事父子先後疊徽至是識者稱快烈公
有藻鑑炳幾之明也公諱輝字弼中小字輝之助初
號梧南又號藕潢晚號復齋終以入佐藤一齋先生
之門時先生在八洲邸中公日來受伯輩信與塾子輪
授公穎敏絕常見伯兄靖恪公屢延竹村黃賦詩諸
翁皆會而信輩亦侍黃觥三有氣節詩才最奇拔嘗
語信曰林氏諸子皆汗血駒而輝君雖小尤駿逸絕
塵後當為偉器文化四年九月為支族後仍居八洲

邱冊築一樓栽梧數十章翠蔭交映清氣溢席扁曰
梧南每月會井戶某篠田某等講經相礪切俾信決
疑義從一齋先生暨松崎惲堂翁受提誨而家庭之
間又薰之以詩書之訓耳擣目染學殖大進文政六
年四月請拜日光山 悶宮適快烈公奉 命謄寫
悶宮寶冊因令公贊其事公性好山水扈駕登山
公事之餘探討勝槩著登拜五辛記伯兄靖恪公亦
有煙霞癖良辰美景聯鑣連袂徜徉林邱之間甚相
驩也別業在谷中村曰谷墅經營布置悉出于快烈
公心匠極林壑清邃之致公昆季屢來遊於此信及
黃諸門人未嘗不追隨闔坐皆年少氣豪酣喜淋漓
談辯泉湧筆翰如飛公昆季雖不嗜飲亦能興之相
歡形釋神融不知人世榮辱為何等物洵承平樂事
也後卜地遷溜池之澣築一亭波光滢灩芙蓉掩映
花時如雲錦遙見嶽雪於木末扁曰藕蕖吟舸七年
十二月除書物奉行官閑局冷得縱觀奇函珍笈學
益博秘書間有陋本公建言悉泐汰之以存秘庫藏
度之體天保九年十一月遷二九留守居兼掌學總
督之事十二月爵叙布衣十三年某月始進講 便
殿十四年四月擢先手學官總督如故弘化四年十

二月陞西城留守居叙從五位下稱式部少輔嘉永
六年九月京家昭肅公夭折無嗣公奉 特命入繼
其統改稱大學頭班亞小性番頭每歲賜金三百兩
是月管朝鮮入聘之事安政元年正月彌利堅國水
師提督彼理駛軍艦九隻抵濬_津賀獻國書請互市而
去今年復來候 旨其意不獲所請則將擾亂都府
矣是時天下驟平日久人心洶々公承 命偕諸有
司抵浦賀則彼理已聞入舟洋因還金川見彼理商
議公天資剛介不屑洋夷人恐其或激變生事而公
熟籌時勢接對之際從容閑雅開懷推誠通兩國之
情彼理氣心折定條約而去公之功偉矣然應酬之
■除一失其宜憂發於呼吸禍不可測非若快烈公
接韓使于樽俎間談笑而麾之也其焦心劬勞為何
如耶四月彼理復入下田港公承命 命往接彼理
意已和諧公亦無憂虞探豆州之勝而歸四年八月
管彌利堅使節入都之事九月進班亞 大城留守
居如快烈公之舊蓋異數云十二月承 旨入京師
越明年正月十九日紫宸殿例張舞樂 朝廷令公
并觀焉蓋特恩也嗣後屢見縉紳諸官議事有暇則
探京畿名勝一日登北叡山殘雪沒脰偉從皆欲歸

公鼓勇徑前攀援險阻至絕巔則天日開朗數十州
山岳河海軒豁呈露爭獻奇秀於杖屨下神氣浩然
有遺世之懷矣其他嵐山愛宕莫不登覽入大阪及
京三月經中山道而歸都凡往來沿途得詩若干首
皆奇逸疑有江山神助六年九月某日遽遭疾而卒
距生寬政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享年六十室子
牛籠先塋之次謚曰文毅大府聞病革遣丹臣賚
書問訊着寵之隆公可以腹矣嗚呼公結髮登朝歷
事四君于憲章典故莫不諳悉參決機密掌外蕃之
務凡有大議必諮詢一身存亡係天下之輕重處捐

館舍聞者皆惋惜為公神彩峻整眼爽射人襟度
廓落無城寓遇事能斷臨變不懼見黃閣大臣議事
披摠丹心不作媿阿態僚吏有不可於意輒加劾必
而坦申慈仁噢咻人物如和風膏露僚吏有積勞者
諸士登科第者極力推轂不獲官祿不措舊制科場
三年一試後寢弛公復舊典以勵士又鉤考學業勤
惰其強勉者有賞由是青衿入黌益多視曩昔不翅
倍蓰晚年事殷雖不遑讀書而輜中枕上未嘗釋卷
不讀義理精熟其言醇有味自侯伯至士庶執贊
登門者不可勝數平生無他嗜唯好山水花卉賜莊

一區在冰川臺公餘騎款段馬遊行其中汲泉滌茶
吟詠花月愔然忘返詩清遠饒風趣文亦閑澹集若
千卷往年罹災所存者不過隻鱗片羽然亦可以見
才力之繁矣元配堀氏生一男一女男即圖書頭
女次繼壘津田氏生五男四女田芳賀太郎次曰昇
即今大學頭曰果繼池田氏曰晟繼伊丹氏曰昱次
長女適河野某次適池田某某沒再嫁京極某次適
近藤用和次適津田某又養池田氏女嫁竹本某公
之卒也信聞訃驚惶走哭于位圖書大學二君泣且
請曰吾子與先考襟契五十年矣知先考莫吾子若

也宜銘其墓信避席固辭曰信少壯莫能為役今老
矣筆力衰孱不足以發揮德業公門下多俊才盍謹
諉之二君曰雖然非吾子無以銘其墓於是俯伏承
命而退顧信一介迂儒自少辱公昆季之知遇遂得
仕大府承乏國庠乃公昆季薦剡之力也今皆為古
人當時門下諸友徂謝殆盡追維往事如塵如夢而
信亦頽然以老矣白髮青燈追叙某德業不覺淚漸
漣漣霑紙也銘曰奎隲啓運生群賢羅山鳳揚先
鞭碩彥遘興系蟬嫣維公橋梓更挺然八磚蓮燭玉
堂仙前昭後烈輝相聯胸中風月浩無邊山水入筆

驅雲煙臺閣經綸覽陶甄翰林啓沃侍講筵柔遠兼
掌鴻臚樞花旗映海來翩翩承平皞熙二百年今古
時勢自相懸非有血讐飽老拳未可一擲睹坤乾
容伴接情纏綿老蛟垂尾一作藏爪歸深淵善後方畧
直騎龍駕雲遊九天白髮門人淚連無緣鸞膠
續絕絃英靈磅礴山川德業永勒堅珉傳

廣瀨群鶴墓表

代作

碑版之文孝子慈孫將以傳其祖考之德善功烈於
後世也故必請名公碩儒鴻生之文而筆札亦托善
書之士其用心可謂厚矣而石工類皆粗笨大失筆

意文亦減光是以文之與書其人固不可不擇而石
工亦不可不擇也廣瀨群鶴以攻石為業自少注心
雕鐫徐運鑿不肯求速成凝成凝神聚精爭奇巧
於毫釐之間點畫沒磔之法不爽絲髮神彩奕奕照
人而文亦為之增光華觀者激賞以為絕妙聲名籍
噪也戶外之屨恒滿一代碩儒鴻生之文名家之
書莫不係其手刻蓋曠古所罕有也郡鶴和而慙好
義不靳財谷中領玄寺為香火院寬政癸丑十二月
燬于火堂宇庫厨悉為烏有時十九世惠真院日守
師深悼謀諸群鶴群鶴慨然傾貲財為檀越之倡檀

越皆響應遂鳩財召匠大興土木莊嚴精麗不讓舊
觀蓋其志欲以資祖先之冥福也文化己巳七月七
日病卒享年六十 謚曰大演院今茲安政戊午當
五十忌辰玄孫群鷗將設齋醮余偶檢舊牒始審群
鷗經之功不勝感歎勸群鷗建碣以勒功以傳于後
世群鷗許諾乞余文余固辭不獲命乃叙其行事之
畧群鷗通稱泉屋喜右衛門群鷗其弟子孫皆能繼
業群鷗尤精妙第群鴻亦巧綴名益高業益盛此雖
由天資亦群鷗餘慶之所致也

紫陰松平君墓表

君諱義方字敬止松平氏其系出自 德川公族通
稱兵庫助號紫陰享和九年九月九日生于巢鴨考
諱義實妣朝岡氏文政二年五月義實卒君襲家入
小普請隊文政十一年十二月為書院隊番士天保
十三年 慎德大君將以明年詣日光山 閔宮命
君扈從賜銀五十錠越明年四年扈從抵日光山且
以往歲屢同侍臣從 大駕賞賜時服三襲安政六
年十二月十三日以病卒于小日向新築地享年六
十三葬谷中佛心寺先塋之次釋謚曰成等院君為
人諱厚不以門地驕人言語恂恂若不出諸口其接

人謙而和自少好自少好學受業於宮崎畏齋之門
又刻意武技後遊于昌平學講習老而不解配杉原
氏有二男一女長義勝嗣為小性隊番士次泰勳繼
朝岡氏乃君之母家也女適小性隊番士市岡正信
貧義戢遽于經學擢為麴溪書院教授頃者請余表
君墓余屢見君於學宮相識有年故不辭而叙其畧
銘曰華胄之裔子孫連綿奕葉好學不愧厥先言溫
行篤弗懈益虔能全其歸芳譽以傳

竹莊記

往年田畑、遊浪華受業於筱崎小竹翁、名其

居曰竹莊頃者屬余為之記蓋、所居脩竹十挺
、、日舒哺其中或閱經史或玩法書名画澹然與
世相忘襟韻清灑如玉子猷之造竹所是翁之所以
命名也歟然、之居在高爽軒豁之地遠近之山
如仰如鶩阜為奇峰列為聯嶂翠色掃天雲煙繚繞
沿為籬壁間物狀皆可以令其居而獨取于竹何也
夫竹虛中而勁節凌霜雪而不挫貫四時而不改色
有似乎賢人君子之操故不取乎彼而取乎此其意
深矣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夫士之胸襟寬弘容

天下之善不敢自是非竹之虛中耶志氣雄毅確乎
不可拔非竹之勁節乎不充融於富貴不墮獲于貧
賤無往而不自得焉非竹之貫四時而不改色乎、
朝夕相對閑廓其胸懷磨濯其精神以為切磋之
友受益不少信乎不可一日無此君也故余擴翁命
名之意而記之

容翁說

松原子功請表其讀書之室於予乃取尚書有容德
乃大之語曰容翁而為之說曰人之資質萬有不同
其昏明弱強賢不肖之不齊不啻倍蓰而我顧欲以

一律概之柰鑿不相入則忿疾之心生遂至憤激
物蓋由我量之不弘也天之生人莫不與之以秉彝
之性我能包容之薰陶之懲忿含垢磨之以歲月孰
肯不歸于善乎故士當憂我量之不弘勿憂人之不
從也之謂能容人而德乃大矣抑又思之天無窮道
無窮而世之學者得一善即沾沾自喜成一藝即
揚揚自得以為天下莫己若而不知聖賢之德天地
之大此其量如貧益然安得容天下之善乎我惟豪
傑之士能知義理之無窮汲汲乎恐一善之不聞也
喘乎恐一理之或遺也自少而壯以至於老未嘗

須臾懈弛其量如江海然後可以容天下之善矣是
量之至大者而其德豈可涯哉子戎子功天資溫厚
薰然與人如其能容衆而薰陶之也昭々矣但其李
之純才之高眾視一鄉無與之相軒輊者則吾憂速
大之志哉或衰也故舉此說以證之庶幾其可容天下
之善而入聖賢之域也

送笠松子恭序

笠奔子恭北越人也來江都入余門季烏今茲將歸
省請一言之贈北越本為上杉謙信公用武之地公
智勇天挺麾下之猛士如林謀將如雲義氣之所指

如疾雷之劈山如猛虎之驅群羊天下之諸侯畏之
如鬼神雖以織田氏之英武豐臣之雄傑猶且雌聲
鼠伏求交之不暇其震盪一世乃爾及四海恬憺之
久則往時勁悍虓武之氣皆消鏹委縮而浮華輕儇
之風起滔々天下皆是不獨北越為然也唯子恭質
而慤樸而文竭力於聖賢之道旁好韜畧頗通乎孫
吳音正之術殆有上杉氏之遺烈而春秋鼎盛志篤
氣銳孜孜矻矻未嘗廢弛其所進沛乎孰禦為況其
居近于上杉氏之墟講習餘暇關柝莽尋城壘之迹
追想當時霸圖之盛必將有慨然而興喟然而歎震

盡胸中磊落跌宕不平之氣而自不可遏抑者為今
之天地即古之天地也今之日月即古之日月也儼之山
岳河海即古之山岳河海也何獨至人而異於古
哉子蒼益加淬勵刻苦之力何古人之不可及哉余
雖老矣尚能刮目而俟

賜蘆堂詩鈔序

曩者茅山新見君屢招余校讀大學衍義涑水通鑑
等書時君為風憲官事務拮据不遑而自謂士大夫
非讀書講究義理通古今治亂之迹不可以守官盡
職其識見之高如此故雖在繁劇紛龐之際手不釋

卷猶記余每抵其邸君過朝退未及更衣卽對几校
讀或辨析名理或商榷人物至燭跋乃罷余感歎以
為君天資直而溫有才略清廉自守而濟之以學殖
現今士林中罕皀必當膺掄選踴躍要珣贊聖
廷之治教也後數年果擢為大邑市尹尋復陞侍中
納宣之職時余秋禡二本松藩職事鞅掌不獲委同
俟門庭而君益加捐館舍食豈不惜哉君自少好讀書
傍喜韻語興到輒吟哦自娛而不顧重恙投于筆行
不復輯理捐館後賢孫時式發篋就牘稿整頓之以
為賜蘆堂詩藁若干卷屬余稍加公取受而讀之辭

句溫厚清遠以風雅為主能摭其性靈而不作纖巧
浮靡之語讀其詩可以想見其為人矣諷誦之間追
憶往事君之色容邈然不可復遇而余亦髮種種矣
其賦無愴然於中乎因鈔其尤佳者為三卷并題詹
言以叙舊云

信奇中邨翁墓碣銘

余與信奇翁交二十餘年矣居相近也志相同也年
又相若也花晨月夕屢過從每酒酣耳熱輒談古豪
傑事不費膝之前席也翁雖業醫而胸襟卓犖不屑
名利軀幹魁梧隆鼻高顴眼燦々射人而性仁厚善

談辨雅以詩譴故虫婦人孺子喜其來余尤愛重之
竟莫逆于心也翁精力強敏凡有請治者虫疾風剝
兩夜深鐘沈必寢裳而往往診視詳審必尽其心思
最善外科先是余患鼻痔就諸醫療之或傳膏或與
湯液嚴禁酒肉竟無驗適聞翁名問之翁診視咤然
笑曰是贅肉也可刮而公之豈湯藥所能療哉乃運
寸鐸於鼻孔中而刮之附以神膏亟命酒肉初余咄
暢如是惜數次遂痊余驚喜以為神妙問其師曰少
時遊南紀受術於花岡先生々々精詣獨絕闡千古
之絕李真東海之華元化也余益奇嘆遂定交其精

巧宦此類縉紳士度廷請耆相殆于門不幸遽遘疾而沒年六十四實安政己未八月十二日也葬小石川傳通院中真珠院狀追號曰高顯院卒之日暴風雨撼屋誠若異之翁諱元敬字君儀中村氏稱玄三號信齋其先仕松平水野侯及侯從封而玄茂退居山寺邨母根津氏有三子長元敬以儒仕高遠侯次元煥繼松平侯侍臣堀内氏季乃翁也少而遊南紀又入京遍訪名家鑽研文政庚寅召津侯聘為侍臣以其先世在仕籍也因遷居江戸天保己亥賞其積勞加賜俸祿翁_平回素以長沙為主極力砥排西洋之

學所著有醫務及種痘辨配原氏生二男三女先卒子亦皆殤獨元永存身繼室今井氏無子元永繼職為侍醫請銘其墓嗚呼翁之沒失一雅友花晨月夕無復晨時歡會之樂白髮青燈感念往事不禁淚潸下矣銘曰惟信為州山高而水冽多豪傑之士翁產其間精悍奇烈典常醫變絕宜其英靈鞭風電而騰天闕其亦醫林之俊傑也歟

脩齋安藤君墓表

君諱重滿字、安藤氏號脩齋通稱大部家世郡山八滿宮祠官乃先考灌園君第二子也寬政中先

考^拜二

本松八滿宮祠官君從徙焉幼嗜讀書從今泉

八水二先生學又好和歌某年某日入京師叙爵是
時伊勢有本居大平者以國學著名君往受業半年
歌道大進伯兄諱重寶養為子文化四年郡山祠廟
或于火君屬里中耆老謀重建相與募修里人欣然
醵財欣之越七年祠廟成宏壯絢耀視舊觀有加焉
雖由里人敬神亦君得歡心之所致云君性豁達嗜
酒好客無日不飲飲必投轄夜參半乃罷由是一貧
如洗而不顧當其酣嬉淋漓玉山欲頽時浩_二焉落
_一焉不知天之高地之厚日月寒暑之盤旋而迴薄

也况於區_二貧富罷辱窮通之變化推遷於其前乎
時或乘醉慢罵人而人諒其無他皆笑曰大部君癖
復發矣蓋君抱個儻不羈之才而不獲施故玩世自
肆似東方曼倩沈酣於酒_一世俗如螻蛄似劉伯倫
古所謂陸沈者歟文政二年^先考_一歸老於羣山君赴
二_一本松治職事以任業重為嗣某年某月某日卒年
六十三配_一氏有二女長適渡邊文成次即業重
配也弟信切君授以句讀長而遊江戸每歸省必擔
瓢相從登高山翳深林終日樂而忘歸今既為古人
而信_一并髮_一種_一矣_一悲_一矣_一

武甲山碑

武藏國秩父郡崇峰怪嶺奔流飛瀑極天下之奇勝而武甲山尤雄峻傑立為一國之名鎮相傳日本武尊嘗經小鹿野登武甲山詠國歌藏寶武器洵為靈蹟本郡名倉村森為美恐其久而泯滅也故欲建碑於小鹿野以勒其事謁余文恭惟武尊景行帝之皇子也提寶劔率精兵征伐東夷龍定叛亂救斯民於塗炭功侔天地為民者當修孝悌勤稼穡追懷功德而弗諼也則神威靈爽磅礴乎宇宙者亦將降斯民無疆之景福矣故余謹為之文勒諸貞珉俾亘

百世而無諼焉

養翠軒兼松翁墓表

阿州有善士焉曰養翠軒兼松翁睦宗族綜道藝敦交誼為士民所愛敬壽八十歲無疾而卒實安政二年十月四日也葬大岡鄉地藏寺釋謚曰正壽嗣子正照寄行述謁余表其墓翁諱正恭號養翠又號河北幼字英之助考政信妣井內氏九歲失怙姑妣守節育孤慈而嚴清操矍然翁賴以成立其先越前北庄兼松村人也因氏為最遠祖備前守正盛頌尾州羽栗郡島村其孫秀清仕織田氏屢著戰功清考有二

子長子正吉仕 東照大君奉旗斬將勲伐不可計
幕府書院番士兼松氏其裔也次子正通生政邦
政邦始娶家遷河州寓國老長江氏以其為嫗戚也
翁乃其九世孫云兼松氏宗族椒衍瓜綿有居尾州
者有居肥後者有居加州者翁孫慕同姓之親雖千里
相阻而或遣介通書問或親自過訪不論尊卑壹皆
待之以至誠歲時伏臘未嘗曠音耗居江戸尾州者
頗華臚感其懇摯欲薦舉翁辭謝曰家族數世居河
州受長江氏恩養一旦去而仕他邦非吾志也其睦
宗族如此天資英敏執贄於岡田寧齋那波綱川之

門講經義肄文辭而其學喜博治涉獵群籍老而益
勵遇人輒商確古今論鹽、可聽人激賞以為博
物受劍於細義和傳秘訣受韜鈴於園本直之亦究
淵奧其餘武技靡不精習其綜道藝如此寬政文化
間碩儒名士如雲若柴野栗山古賀精里賴春水村
瀨栲亭諸老皆踵門請見諸老愛其篤志折輩行而
相交自餘名士投紵締交所聞格言雅談必筆錄之
書畫文詩必收藏之時出而瀏覽自娛屢寓書訊寒
溫久而不衰性清儉粗衣菲食澹然自守而貪窶者
有乞輒傾貲賙之無貲則以器物貸之其敦交友如

此故受上天之眷祐支體強健壽躋大耋至今士民
稱之可不謂善士乎哉因鐫其畧於隧石使後世有
所考焉翁配埏氏有三男五女皆殤其所存唯正照
乃所寄狀請文者也

武州神奈川大田屋新舍記

明君之治國莫大於務本而足食食者民之性命不
可一日而無者也舜咨十二牧曰食哉惟時箕子陳
洪範叙八政以食為首漢文帝用董仲舒之策勸農
殖穀使末技遊手之民轉而耕南畝天下富庶戶給
家足幾致刑措以其能率先王之道而務本足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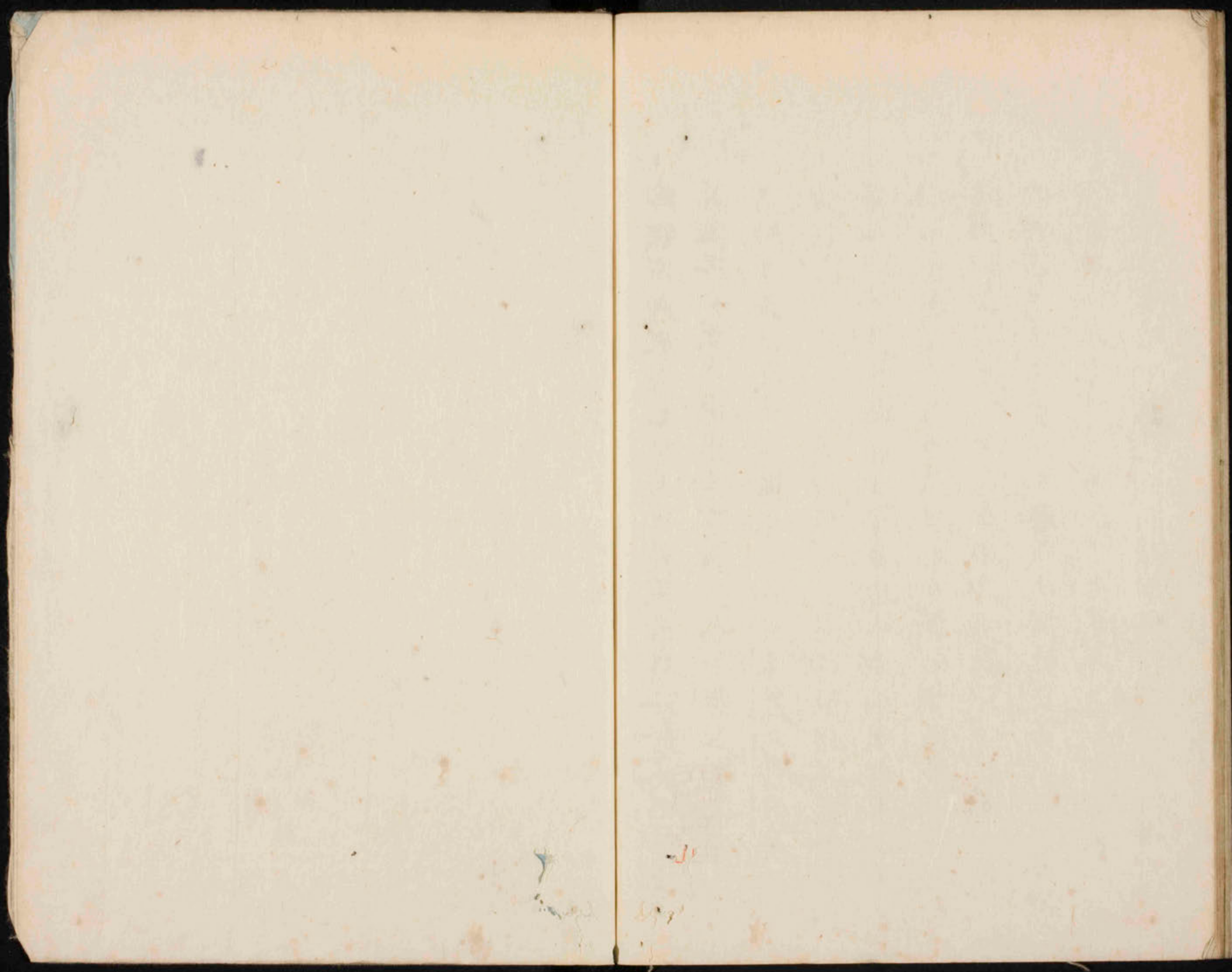
後世風俗寢以澆漓民捨本而趨末賤穀粟而貴金
玉何也農之為業寒耕熱耘沾體塗足日炙雨淋終
歲勤動不得休息幸無水旱風雹之災僅得以輸賦
稅償逋負若遇水旱風雹之災僅得以輸賦稅償逋
負若遇水旱風雹之災則不免流亡餓殍之患矣彼
事末業者游手坐食不耕不織牟贏利以致素封之
富其勞逸苦樂之相懸不啻霄壤此豈非民之所以
捨本而趨末賤穀粟而貴金玉耶是以都會繁華之
地游手日多僻落窮閭之境農夫日減良田美宅往
往鞠為榛莽皆人情好利之所致也雖然金玉飢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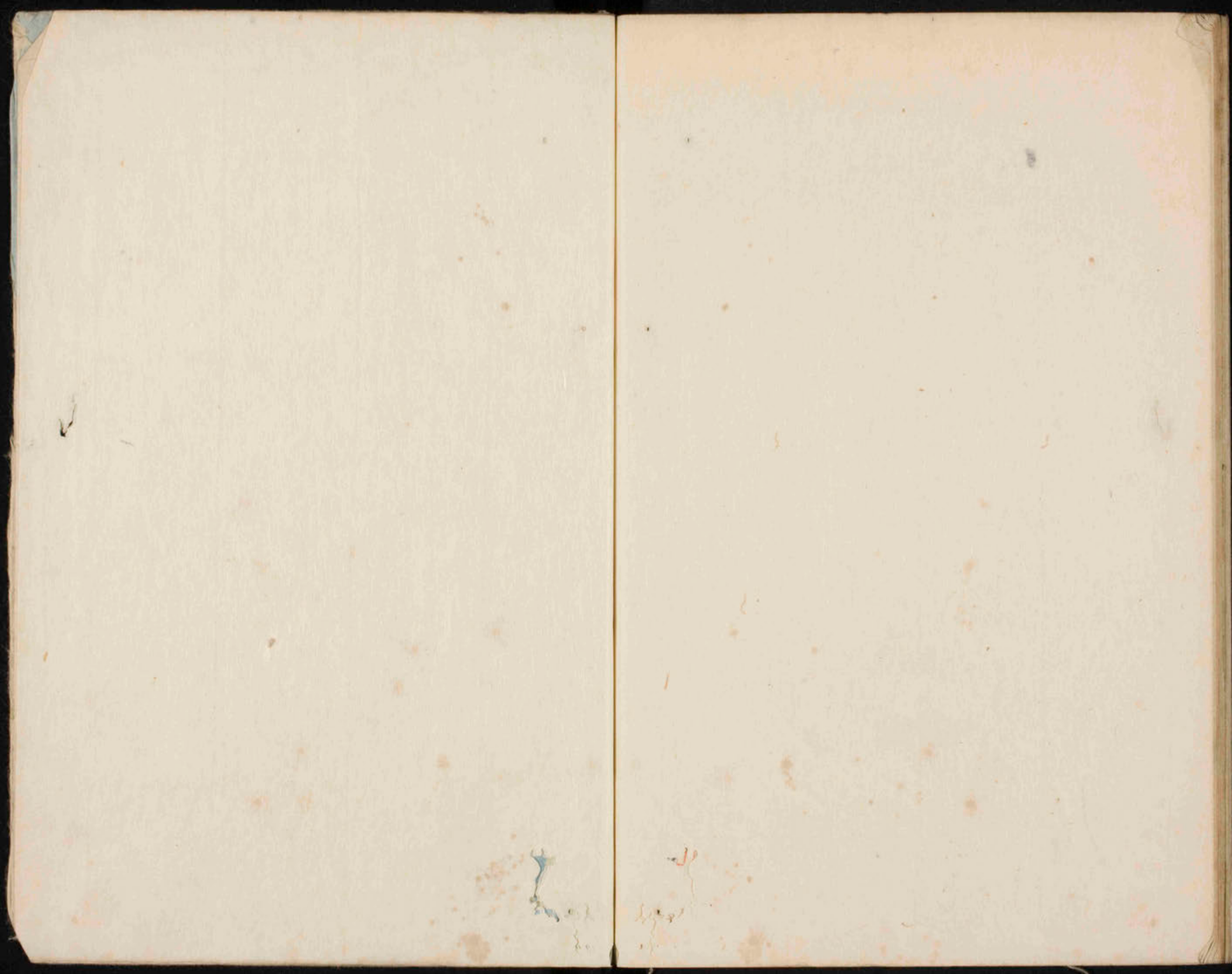
可食寒不可衣若蕭梁江南之饑金涼汴京之圍一
囊之金不得賒斗米一筓之玉不能換撮粟父子相
抱而斃者枕藉于道然後方知穀粟之為至寶而斷
舌已無及矣為人上者可不鑑千古治亂之迹而預
為之儲蓄以備不虞之災哉武州神奈川東南海濱
原野乎曠有可以為田疇而未闢者大田敬明疏其
事請于縣令青山君嘉之建白于官得允於是
使支族保富募游民造廬舍起鄣於嘉永三年三月
竣功於安政三年三月凡田八萬五百餘步縣令齋
藤君巡視授戶籍名曰大田屋新田村未幾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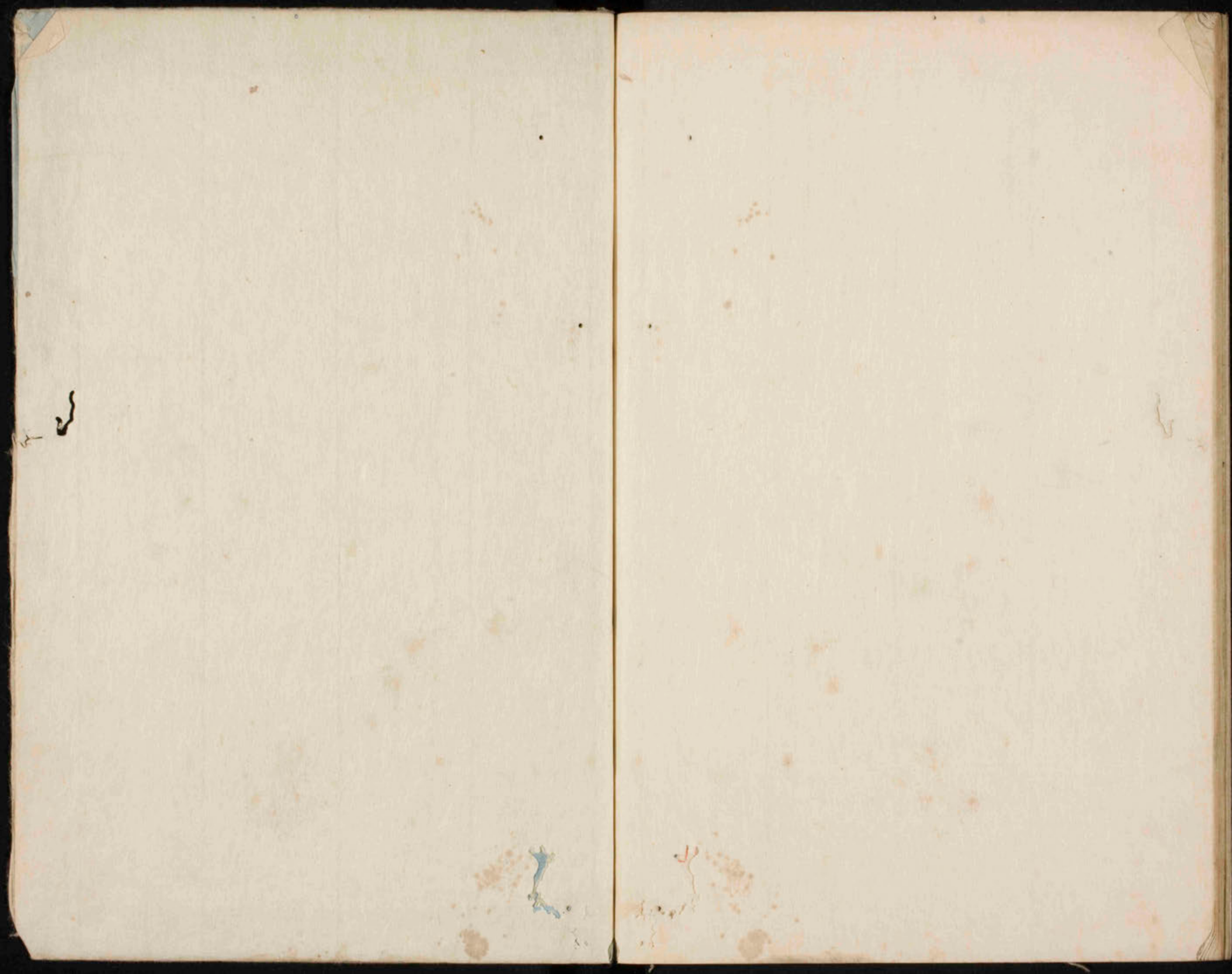
開互市場於隣村橫濱鎮臺諸有司屢過新田堤因
賜大田街之名嗣後橫濱殷賑自四方來住者雲集
波及戶口頓加繁殖其幸蓋出於意料之外矣敬明
參州碧海郡川崎村著姓也往古聖德太子臨幸參
州遠祖扈從賜姓名大田力麻呂子孫相繼至敬明
已四十三世其先是開新舍於參州者二所今又開
墾於神奈川支族保富居江戶專任其事二人者皆
尚儉素戒奢侈仁厚恤民汲汲惟恐不及其竭力開
墾將以報太平之恩澤也保富以嘉永六年没子克
家能繼其志幹理新田街巷之事由是蕃殖茲者請

予為之記予少時與小民雜處知稼穡之艱難故為
列侯講經至聖賢足食之言未嘗及覆咨嗟而告之
也今聞此舉實獲我心烏得不揄揚之古人云一夫
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方今泰平二百
餘年生遂益蕃戶口益殖振古所未有而捨本趨末
者亦已多矣一旦有水旱風雹凶饑之患而莫之賑
救則斯民將胥而為溝壑之鬼矣然郡國之廣戶口
之稠生穀之地未盡闢山澤之利未盡出苟能募游
民闢新畝若大田之竭力則海內間曠之地悉為良
田穀粟殷阜戶給家足比西漢之隆匪難此予所以

感歎俯仰敢為之記而望偉績於世之仁人君子也
萬延紀元歲次庚申冬十月







110X
329
16